

南江文鈔

南江文鈔卷八

餘姚 邵晉涵 二雲

與程魚門書

在都時荷關注殷勤別後屢蒙記憶無任感佩從笥河
學士處得悉懋祉清嘉藉慰遠念臨行時以續修宋志
見屬客中書少未遑屬筆近日撰爾雅正義略得梗槩
邢疏爲官修之書勦襲孔氏正義割裂缺漏視明人修
大全不甚相遠如李巡九州注備載於公羊傳莊十年
疏邢氏祇就禹貢正義錄其八州而不及營州蓋并公
羊疏尚未寓目也今先正六書次述古義多引唐以前

諸儒之說宋人好爲新異或乖本訓取證差少三年可得成書當繕槧就正宋史亦時爲校勘事迹牴牾無論元明人著述卽王氏東都事略未敢信爲實錄也新得考異一卷寬以歲月或可成編耳

與吳百藥侍讀書

別易會難昔人所歎南歸後吟望爲勞回憶三載周旋
如一瞬耳近得裕仁書敬悉道履清和遙爲歡慰晉涵
浪迹江淮徧歷黃山九華敬亭諸勝素承清誨頗能擺
脫塵俗隨遇而安惟硜硜之性不能從俗俛仰動多尤
悔長者何以教之作詩亦無長進誇多鬪靡非性所好
閒事應酬卽時毀棄山曉獨行江平晚渡清景在目時
有會心略得數十首道遠末由就正爲之惘然永東事
得就緒否大集當益宏富賓朋唱和不寂寞否彈指閒
又覺四壁商音蕭蕭落葉矣清燈半夜快聆磊落雄談

至今攪我心也天漸寒伏惟珍重加餐不戢

與吳春巖書

彭四兄寄到去臘手書藉慰遠念又見孫先生來翰稱
吾賢勵志讀書殊屬可喜春秋四傳當次第卒業先正
有言讀書百遍其義自見惟精熟始能得新義也窗課
不知作何等文字想孫先生自有定論無容旁慮見索
宋遼金元明宮詞僕已悔其少作矣牽率之詞不足閱
也近讀經稍有端委偶有論撰大段似無差謬成書後
或可傳鈔同人互相商酌耳諸惟努力自愛不旣

與吳衣園書

知己天涯經年不得手札悵何如也閱家弟海圖南信知荷垂念繼得羅二臺山書備悉都中故人無恙甚喜甚喜科場事偶有得失不足介懷足下天姿伉爽敬承庭訓勉爲用世之學豈必較量一時遇合哉讀史當有端緒英識偉論可賜教否前書有云經正則庶民興史熟則名臣出芻蕘之言無以踰此願足下勿忘此意也僕明歲仍在安慶坐館客遊無善狀亦無窘步時理故業將以搜討軼文考撰同異新輯爾雅正義已具草藁三年可繕清本孟子述義儀禮箋當次第成之惟朱志

功用浩繁隨時編輯要當期以白首蠹魚結習宛轉文字閒不敢信爲可傳聊用備遺忘耳近沉想安吉風便千萬惠我德音會面不可得見手書如會面矣可復緩乎一笑令親陳椒崖先生在都中否肅心馳問祈致拳拳令兄大哥興居清迪孫三兄仍在永東耶統候不旣

與朱笥河學士書

重九日附簡問安諒登記室入冬來道體清和伏惟萬
福晉涵就館後眠食無恙從者一人日事舉業精廬晝
掩可終日讀書唯聞見日以陝隘偶有疑難又無從質
問北望輶車輒有不能奮飛之感居常繙理舊業竊見
前哲傳記一篇之中立義稱名辭皆有定體惟坊記表
記緇衣三篇以子云子曰子言之閒代成文誓刻不一
閒爲之覃靜研覈排輯倫理乃知坊記以下四篇確爲
子思子所作其稱子曰者夫子之言也其稱子云子言
之者皆子思子之言也前後四篇或後引聖言以證成

其義或先述祖訓而敷暢厥旨節次相仍皆有精意其得家庭之彝訓者既具著於篇矣而於論語之撰自及門者亦取徵焉此子思子之體也先儒誤以子云爲夫子之言遂以述論語爲疑因有疑爲後時掇拾不盡純者昧於信經勇於疑古殆未之思乎四篇之出於子思不獨沈休文一人言也司馬貞史記索隱多引禮記諸篇惟緇衣獨稱子思子則知子思子至唐猶存而唐人少爲之表章者全書旣闕惟此四篇幸得附存於小戴之記俾洙泗淵源猶有可考儒者宜奉服之讚述之不暇而宋人反多所疑論道之不明也豈特青蒼黑之相

淆亂哉鄭康成網羅大典囊括羣言惟四篇之註條理未整如葉公當作祭公顯屬傳寫之譌尚未及是正晉涵不自揆欲俟爾雅正義成書之後取大戴記曾子十篇小戴記子思子四篇別爲之註以配論語孟子孔曾思孟實謂四子大學存於戴記固與幼儀內則爲本末有始有卒者聖人之道固不可偏舉其一也伏祈誨定救其昏瞶幸甚幸甚近又取東都事略與宋史對勘核其詳略同異先成考異一書爲將來作宋志彙本事迹牴牾末從審定彌深固陋之慚耳

與朱笥河學士書

十五日接讀教言知按試鳳穎所至得人遙爲忭舞六安祖祠得高軒見過畱詩刻石不勝承光感德之至伏念先九世祖歷仕閩楚所至有循聲去後見思遺祠久而不廢向有六安政譜國初尚存家世寒微未及送史館求爲立傳馴至淪佚今得大人先生爲之表彰微蹟發揚光彩世世子孫感且不朽將來求得石刻當勒之家乘永爲傳世之寶也謹頓首頓首先爲鳴謝備聞浮山之勝清景在目蓮華欲露當與白嶽五老出雲同作他年嘉話矣晉涵自二十歲得失血疾束書不觀者

數年憶初得見於擷英書屋蒙教以鄭注之精粹漢易之源流退卽取其書而讀之歎爲不易之論自去冬遠道相依追隨朝夕屢承明訓復理緒言轉有遺其顛末者豈非晉涵不知好學將終於暴棄無成乎私心惶懼願從此專一思慮肆力遺經或可稍副先生之期望也館中自時下詩文選本外惟有後漢書一部近勸主人往蘇州買書尚未到也日取九經正義讀之勉力爲爾雅疏其義之創獲者如哂息也引詩昆夷哂矣繇憂也引詩我歌且繇翻膠也引左傳不義不翻玉篇云翻與翻同仍得之於字書草木蟲魚以今名釋古訓惟玉篇爲可信

陸羅多億必之說乏蓋闕之義慎取一二不敢盡從也
九府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梁山地闕今求
其地惟鄜梁山爲近之職方曰正南荆山其利齒革鄭
注曰齒象齒也革犀兕革也漢書地理志曰武陵郡義
陵縣有鄜梁山山在今辰州府土人呼爲頓家山又左
傳宣二年正義引吳錄云武陵沅南縣以南皆有犀兕
沅南正今辰州地也然則鄜梁信有犀矣爾雅釋九府
猶職方言九州之利祇就其方之鎮山而言之非必財
利所出盡取之於山也會稽之竹箭豈可謂揚州之利
悉取給於紹興之山哉又張載劒閣銘云巖巖梁山積

石峩峩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樊北達褒斜又似
荆梁二州之山皆可稱梁山矣疑義未析伏祈進而教
之汪氏雙節紀事未知已屬棄否汪君求先生之文切
於夢寐其愛惜雙節詩文一冊甚於珠玉望卽見賜還
爲禱晉涵定於十二月初六日起程歸里書院之局未
定聞諸道路知鄭誠齋先生來主安慶書院甚屬相宜
閒雲野鶴遠近惟依戀之私耿耿不忘耳

與朱笥河學士書

三月中從壽州寄札候安不知達否入夏來伏惟清善遙切企緒晉涵到正陽書院僻居鄉曲終日爲諸生調朱墨課吟唔宛然村教書面目時有老頭巾及鄉里豪右繆爲恭敬終日曉曉於前大非弱幹所堪門前淮水新漲彌望十餘里月影波澄漁歌閒作此閒得少佳趣然故鄉遠隔二千里寄信甚難每見風帆卽動歸思爾雅正義隨時編載尚未得定本唐裴瑜爾雅註未知全書尚存否今以酉陽雜俎所引者考之如以鶴爲九頭鳥本於韓詩其書當有可采羅存齋爾雅翼詞條豐蔚

然舛謬亦復不少如子鵠之爲秭鳩一名買鵠以音相轉太史公書所謂百草奮興秭鳩先淖也離騷恐鵠鳩之先鳴反離騷作鵠鵠字形禪變卽所謂鵠伯勞也羅氏用舊說以買鵠卽鵠鵠則誤矣莢雖也从鳥不从馬有詩疏引鄭志可證而羅氏仍俗本作騅梁山爲檣枌白爲榆有毛傳及孫炎註可據而羅氏不能析言之其餘宜詳而略宜略而詳者甚夥不獨多引荆公字說爲全書之疵累也晉涵見聞淺隘又立說必本前人不敢臆決偶有所得敢質言之如翦勤也翦當作踐有鄭註玉藻可證順陳也當引坊記引君陳曰女乃順之於外

但漢儒未有言者疑不敢定惟先生有以定其訓詁敬
求亮察去歲晨夕追隨得執業請益自秋杪拜別瞻矚
靡從翹首行旌魂神飛去計日而俟或秋末可到鳳陽
謁見耳

與章實齋書

實齋六兄足下別離如昨倏及三旬想興居安吉校文
餘暇未知文史通義新有撰述否自周官之法失其傳
六藝乖散校讎諸家紊而不知其統綴學之徒無所承
受昧者受罽牢黠者操奇譎憫然奮筆以眩耀時人之
耳目其術愈岐其迹亦屢遷其去康莊也愈遠誠得爲
之安定其辭釐正其體如衡之懸如規矩之正無巧工
不巧工率依倣以從事世相守以成法而罔或離畔以
去也不誠六籍所賴以昌明設足下以伉爽之識沈鷺
之思採七略之遺意娓娓於辨章舊聞考撰同異校讎

之得其理是誠足下之責也僕自少讀書中無條貫不能爲原始要終之學性好古訓惟思攬拾佚文求經師相傳之訓別後閉門授徒討論舊業每慨去聖久遠古義漸淪秦火而後建安以前師法失傳古書之所由散亡者蓋有三焉其一爲劉歆之移書太常而博士豎不肯對也前此者則爲武帝之立博士後此者爲班固之藝文志漢興圖書尚存老師宿儒散布天下陸賈之所稱述賈誼之所誦習不必盡由齊魯諸儒所授也文帝以不世出之主表章五經旁及諸子故孟子爾雅皆得立於學官其時又有命世之才爲之彰明禮樂審定經

制使賈生無鄧通之譖文帝享百年之壽博士之業不
廢古書盡出儒效用顯則柱下之藏焚而不亡矣景帝
尚刑名儒術旣絀武帝號爲好儒頗引文學之士屢下
詔曰禮崩樂壞朕甚閔焉然武帝雄才多忌止取專家
屏絕眾說又性好詞賦不能宗紹經訓在廷之臣多齷
齷淺隘好同伐異莫爲推廣德意五經博士虛得仍而
不廢崇尚公羊至禁衛太子不得受穀梁抱殘守闕之
弊見乎此矣夫文帝申廣厲之制而興起者寡武帝開
天下以固陋之習沿習至千百年而未有已豈不哀哉
劉歆雖以移書見嫉於俗儒猶幸得校祕書續成七略

考子政之爲七略也將以敷證聖訓網羅羣言彙公車
所徵寫書之官所上者而各順其職分著於錄而靡有
遺也故曰與其過而廢也毋寧過而存之此子政平日
稱述之言而子駿聞而習焉者也班固藝文志襲用其
例然實有缺略不備者如子夏易傳漢初諸儒私相傳
習得上祔府遂得著於七略王儉七志尚仍劉略之舊
而班志無之是必班固因其不立於學官削而去之也
今子夏易傳僅見於李氏集解者語皆粹然無疵可信
爲聖門所授自班氏不載於志浸至散亡遂有偽造全
書以惑人者追原本始皆班氏階之厲也易傳卽不出

於西河書藏於祕府亦當著於目錄辨其由來使天下後世明見其得失乃懵然莫辨猥以不載絕之是與於絕聖離知之甚者外此若魏文侯孝經傳賈誼左傳解詁皆先哲之緒言後人徒以漢志所無棄而不習馴至淪亡又緯書之興始於周末盛於元成太史公首述其言京房李尋遞推其說斷無向歆父子不見緯書之理亦斷無見其書而不載其書之理今漢志無之是亦班固所削也夫緯書誠多鄙別字不經之言然亦有聖人遺訓貫徹三才之理擇而辨之可也削而去之不可也夫建武永平之時去古未遠緯書盛行孰爲周末所流

傳孰爲哀平所增損當有端緒可尋盡去其籍則其書
出之早晚後人何由考證焚於隋闕於唐盡亡於宋陋
儒之弊等於焚書不得爲校書者辭其咎也竊意班志
所載其稱凡如千家者皆刪取劉略之餘其新入者則
班氏所附益附益之不當鄭樵已譏之矣又孰知其妄
爲進退不詳不備之言一至於此哉足下銳志欲復七
略之舊宜取劉向別錄散見羣籍者合而抄之以存劉
之遺匡班之誤以求六藝之本原幸甚幸甚然竊有規
於足下者以足下好無益之戲而不專力於論撰也歷
觀古人著書覃思極論惟日不足不敢參以游移精神

及於百年則傳之百年矣精神及於千年則傳之千年
矣師曠調鐘知音在後賴其器之長存也赤白銑於之
不準斂審律分呂之手而不搏拊奚所望於達者之不
失聽哉望及時孟進勒爲一書質前俟後傳不傳亦有
命焉默待已耳僕又感於古人之書有前晦而後顯者
昔年抄錄韓詩心好薛君章句能得太傳之意爲章句
者自宋元諸儒皆以爲千乘太守薛漢也讀唐書宰相
世系表知爲薛夫子所撰而子漢傳其書後漢書馮衍
傳注亦引薛夫子章句當得其實曾舉以告友人或曰
世系多傳會之言薛漢字公子安知馮衍傳注非公子

之譌乎繼取後漢儒林傳考之始知薛漢傳中有缺文
當云父夫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刻本脫一夫字
遂至文義不明耳薛君長於詁訓學士所宗而姓名若
泯若沒雖好其書者莫克知其人能不爲長歎哉雖然
薛夫子去今二千年尚有求其書知其人考其終始者
是亦所謂旦暮遇之也特患力無可傳耳書有可傳復
何恨哉寒夜獨坐相念甚切信筆亂縷何異徽州使院
中對飲小樓商榷今古乎然終恨足下之不能面論也

上錢竹汀先生書

秋閒從笥河學士得讀手書敬悉道體清和伏惟萬福
晉涵得承訓誨勉以讀書南歸後復事奔走不能專一
思慮肆力於六經深用惶悚近思撰爾雅正義先取陸
氏釋文是正文字繼取九經註疏爲邢氏刪其勦襲補
其缺漏次及於佚書古義周秦諸子暨許願陸丁小學
諸書自春初卽事編輯中間登涉山水校閱試卷不免
時有作輟又行笈不能多攜書籍學殖淺薄見聞陬陋
粗舉大略尚未得其條理也竊意字爲子而有義物相
比而爲訓原於上古造書名布方策別國殊方瞭然其

喻孔子贊易公穀傳春秋凡詁釋字義多同爾雅皆自然符合非必取証於書自道術裂於周末墨子經篇體仿釋言而作義多偏駁韓子閒釋字義亦近附會蓋訓詁亡而大道隱矣孔門弟子廣益周公之書統爲訓釋微言未絕端賴此書自齊魯韓之詩亡鄭君之書不盡傳於世古字漸稀古義漸佚今世所存經籍較郭氏所見已不逮矣況至稽兩漢諸儒之盛乎今據所見之書稍爲疏證如兼長也引詩江之兼矣見說文滕虛也引詩百川沸騰見玉篇穹大也引詩在彼穹谷見文選注賓服也引詩莫敢不來賓見虞翻易注證靜也引今文

尚書惟刑之謚哉見史記集解摯聚也引詩百祿是摯
見說文繇喜也引詩我歌且繇見廣韻拊餘也引詩包
有三拊見漢書注夔隱也引詩夔而不見見郭氏方言
注繇膠也引春秋傳不義不和玉篇曰和與和同帶小也引子
夏易傳豐其芾見易釋文塤塤喜也引詩塤塤舞我見
詩釋文詵詵亂也引詩誨爾詵詵見禮記注其得諸遺
經古訓者舉類此他如省善也見皇矣詩箋及禮記大
傳註諒厭也猶雜卦傳云豫怠也皆義之常行者郭氏
偶未及詳今悉爲疏明以祛疑惑釋樂註閒有闕文今
取宋書相參定疏草木蟲魚祇釋其從唐以前諸儒成

說証以今名如策爲白薇本玉篇龍卽龍古見管子注
由胡卽白蒿本大戴禮秀蓂卽蓂莢本說文儼爲鯨魚
本劉達蜀都賦注興爲鳩鵲本玉篇守瓜爲忿鼠本司
馬彪莊子注騶爲鷓鴣本郭注穆天子傳斯皆爲義之
確然可徵者陸農師好穿鑿之辭羅存齋多億必之說
愼而取之不敢碎義迷難強至皮傳也舍人樊光李巡
孫炎之注散見諸書悉爲徵引用扶微學廣異聞郭氏
撰著之書今多廢缺若三蒼解詁毛詩拾遺子虛上林
賦注遺文散見義有相通悉爲附入字體則以陸氏爲
正惜陸氏所定之本尚有未盡者邠國當作汭國泥上

當作坭丘既不能校定俗本式從古訓釋宮曰堂上謂之跽有玉篇可據俗本誤作時釋丘曰窮瀆汜通谷激當以水經注爲証俗本誤作窮瀆汜谷者微陸氏略無考定又少証引讀者不無遺恨焉禮記及李孫爾雅本皆云魚曰作之郭本作斲孔冲遠未審所出按公羊成二年疏引樊光爾雅注曰斲斲也是郭氏用樊本也說文引爾雅曰汝爲涓郭本作瀆按水經注汝水東南逕奇雒城西北瀆水出焉世謂之大灑水此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也若涓水出馬耳山注灑水與汝水不相及矣郭本是也郭氏注爾雅密於註它書如言狒狒猩

狸之形狀視山海經注較爲雅馴上林賦注以鷓鴣爲鷓鴣
鷺及註爾雅復存張氏白雉之說穀白狐子注賦則詳
註經則略其略也蓋其慎也前後時有疑義甚夥道遠
末由執卷請益每用悵然伏祈賜以明訓啟其愚蒙幸
甚幸甚晉涵明歲在安慶坐館勉力爲之三年可定稿
本見聞陝隘不敢爲郭氏功臣隨時編輯用備遺忘願
先生有以進之也宋史亦時爲繙閱就所見之書考其
同異事迹牴牾無從審定彌深固陋之慙耳晉河學士
好金石文字所至必有按羅最古者李陽冰謙卦碑當
塗縣三字三天洞蘇道源題名也最有關於史事者汪

仲容墓碑瑯琊山進士小錄牟子才脫韓圖泛舟圖及
采石祭張飛卿文也得之最奇者遊青山東麓有短碣
橫培山脊維時宿雨初晴朝日未出從密菁中與同人
挽苔剔蘚摸其字而讀之知爲淳熙二年張子頴遊謝
公池詩也子頴將家子刻元和郡縣志當時稱其好古
今遺句猶不泯於世斯亦奇矣聞獻之世兄近遊京師
所著小學書得定本否近得李君芝畹札聞粵東有胡
亦常者善屬文近在京師否晉涵不獲同侍函丈親領
教言北望慈雲彌深眷戀

庚子科廣西鄉試策問

問治經必通訓詁博稽制度進求義理以達諸躬行漢儒傳註遠有端緒名物象數考覈精詳唐人疏以闡註相輔而行孔穎達撰五經正義毛詩禮記最善易書次之惟左傳疏引證太略何歟賈公彥周禮疏融治先鄭後鄭之言開示折衷能得禮意而儀禮疏前後牽合轉有失康成註意者何歟夫纂自一時編自一手而其書自分高下豈所得有淺深抑其援据六朝舊說詳略不同搜羅有未備去取有未當也徐彥公羊疏多引圖緯楊士勛穀梁疏好爲辨難堪與孔賈並稱歟至宋初所

輯論語孝經爾雅疏及孟子疏果可肩隨於唐人歟程
朱以明體達用之學發明經義析理之精遠勝漢唐因
言考事殆所謂身體而力行者歟方今

聖朝昌明經學造就多方諸生服習經言將由本以該
末式訓以禔躬講求有素其對以所聞

問史家體例劉如幾分史記漢書爲二家史記爲通史
漢書斷代爲書法漢書者後漢書三國志以下諸史是
也司馬遷受春秋之學於董仲舒易經年之體爲紀表
書世家傳網羅放失成一家言後李延壽南北史歐陽
修五代史合數代爲一書體近通史然較之史記名似

而實殊能發明其義例歟司馬光通鑑易紀傳爲編年
補遺辨誤條理秩然勒成考鑒資治之書較史記體殊
而義合能旁推交通申明其說歟鄭樵有志於通史用
史記體撰二十略以廣八書紀傳世家取諸舊史而省
其重複將以囊括古今經緯終始去偏黨之私成條貫
之學其命意甚偉然卷帙浩繁前後舛誤不可枚舉能
言其得失所由然歟至於前人史評史論又孰有可採
者伏讀

欽定綱目三編微言大義燦於日星衮鉞所垂昭信萬
世士人讀書論古仰承

聖訓奉爲遵循久矣各述所知者著於篇

問大戴禮記言五帝之德南至交趾則廣西在唐虞以前已屬中土通典謂兩廣在禹跡九州之外然禹貢東漸西被各言所至唯朔南不爲之限知其聲教所暨者廣通典所云殆不足據爾雅釋地多述殷制其言四極曰南至於濮鉛郭璞謂濮鉛之內爲北戶鄺道元水經注北戶在交州則廣西固在四極之內秦漢以後郡縣之分合州道之改更備載史志能縷悉其沿革分數其疆域歟山峙水環鍾爲都會山則五嶺得其三水則三江滙於一山名屢易水道屢遷尋其脈絡窮其源流究

以何說爲定外此若句漏列於圖笈靈渠關於水利締造何代創始何人形勝之雄秀能言其大槩否述廣西風土物產者如桂海虞衡志嶺外代荅諸書皆遠方僞客所紀載或傳聞失實或沿襲承譌以今証古有可掇摘其誤者能舉其一二歟生長其地善言土風詳悉具陳以爲

富寧獻

問士習淳醕爲風俗所肇端敦樸之區易於倡導漢文翁化蜀遣高才生東受七經創興文學風教大行唐韓愈在潮州擇趙德爲師遂變嶺南之俗垂芳史冊代有

明徵廣西風氣樸茂士多秀異自陳欽陳元以左氏之學顯於東漢士燮兄弟以治尚書著於吳偉人傑士卓犖相望鄉先生遺教猶有存者景行前哲流播風徽能備舉之否也柳宗元在柳州士以宗元爲師者其文皆有法度可觀而教化所被至於民業有經公無負租出相弟長入相慈孝豈非其教易行而其政易成歟則夫順良有司之教束躬砥行爲四民之倡可不思自奮勉歟朱子靜江府學記因學校興廢推言風俗盛衰其指歸何在張栻三先生祠記宗先覺而求實踐期望於桂人者至矣三先生之緒言牖世覺明可約舉數條其相

勉勵歟

聖天子久道化成宣昭雅治校士衡文先覘器識平日
蘊負盡詳晰言之

問積貯昉於周制漢書食貨志始言常平倉其後義倉
社倉因時變通與民調劑何者爲最善夫沃土易委藉
瘠土少蓋藏消息盈虛歲功遞轉先事儲備裁度宜民
所云穀賤增價而糴穀貴減價而糴者洵不易之良法
歟以粵西言之唐李渤有奏桂管常平義倉狀則嶺外
之置常平其來已久山田磽瘠田復苦墊潦農民不
知遠計遇豐歲則習爲故常至歲歉而仰食官吏昔人

所慮有不僅藉常平之貯者豈不在農民之自爲豫備
歟義田行於梧州義倉行於懷遠因其敦誼之俗籌其
經費定其規條圖其永久又在長民者加之意歟我
皇上仁恩普被春澤覃敷

壽宇延洪同臻樂利

詔蠲正賦藏富於民廣西黎庶咸含哺鼓腹歌詠太平
矣諸生將學古入官裕民之源當求實用剴切言之毋
隱

學校官田攷

學校官田者何卽周禮載師所稱士田是也鄭氏衆曰
士田者士之子耕而食之非其人不得與先王之所以
待士者至深厚矣我邑學校之有田也自宋始舊志學
故有土田山林陂蕩凡八頃有奇宋乾道四年前縣尉
史浩爲丞相守越市良田取其歲入以給鄉賢之後貧
不能爲喪葬婚嫁者附於學謂之義田慶元五年冬令
施宿亦市田養士元州守李恭括田數百畝益學者廩
餼泰定初守羅也速歹兒至正中守郭文煜皆清其侵
佔者邑人史華甫捐田五十二畝贍學自後歲久籍失

止存二十畝三分明萬歷三年以修葺學宮餘銀置田五十二畝零三分二十七年援例納監田一百八十畝沒官田二畝二分零二十八年巡撫劉元霖市田十九畝二分零三十年邑人駱尚志捐田四十畝共置田二百九十三畝八分有零學山七十三畝有零此皆載在記志班班可攷者也今年邑人請修志書余不敏承乏志事因爲鉤稽學田按之前明陳家宰碑記及今現存檔冊實有學田學租名色盤盤可據者得田三百四畝八分五釐三毫悉登載志書以杜欺隱而昭覈實但學田者學校官田也今惟縣胥收其息問其賦出僅公款

七十五兩有奇聞其賦入則茫無可稽也噫官司失守刁蠹朋興害已去籍之術工詭寄懸抵之弊作官田具在名存實亡其不爲剖分之瓜卽爲蝥食之李矣可深嘅也夫維時邑大夫三原唐君良有司也有志興廢舉墜乃移篆錢塘未獲終蕝其事余故詳攷之以俟後之官吾土者時乾隆戊戌八月望日

兼華

私記曰先大夫此作其說已散見志乘未錄其全也今於友人諸學博六泉處鈔得之閱今垂垂已三十年墨迹猶新音容已邈擲管不覺潸然嘉慶戊辰秋九月

周易鄭注跋

鄭君易注在北宋時猶存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四篇至南宋盡佚王厚齋尚書撰集一卷明胡孝轅刻附李氏易解之後姚叔祥爲補錄二十五則國朝惠松崖復事補正視厚齋初集之本較詳矣歸安丁君升衡篤志好古取胡氏惠氏本匡正其譌字補所未備積歲久始克成書綴香辨析用心至勤持以諗余余何以益升衢哉鄭君訓釋經文胥本雅訓古文假借舊疏閒有未盡晰者泰初九以其彙古文作萑鄭作賁勤也按爾雅萑勤也萑萑音同萑賁聲之轉是鄭注本於爾雅也又釋

話云蹇速也郭注引詩不蹇故也是矣豫九四朋盍簪
鄭云簪速也蹇簪同音亦可與爾雅相證明其見於書
詩禮者更僕未可畢數略爲升衢言之願升衢有以益
我也

跋日本五畿內志

日本人并河永取其亡友關祖衡所纂地志重爲校訂
徧歷其五畿之山川邑里橋梁古蹟詳其興廢質其名
實閱五年書成凡六十一卷名曰日本輿地通志畿內
部亦名五畿內志日本有五畿七道二島此僅志其五
畿之疆域爾首載上書年月爲享保十九年甲寅二月
分列圖五曰山州圖曰和州圖曰河州圖曰泉州圖曰
攝州圖山州卽山城國和州卽太和國河州卽河內國
泉州卽和泉國攝州卽攝津國與僧裔然所記載於宋
史者相合山城國卽其國之京師稱爲桓武天皇所建

於中土爲唐元和間也管都八曰乙訓曰葛野曰愛宕
曰紀伊曰宇治曰久世曰綴喜曰相樂太和國爲神武
天皇之舊都亦稱南都管郡十五曰添上曰添下曰平
羣曰廣瀨曰葛上曰葛下曰忍海曰宇智曰吉野曰宇
陀曰城上曰城下曰高市曰十市曰山邊河內國管郡
十六曰錦部曰石川曰古市曰安宿曰大縣曰高安曰
河內曰讚良曰茨田曰交野曰若江曰澀州曰志紀曰
丹南曰丹北曰八上和泉國管郡四曰大鳥曰和泉曰
泉南曰日根攝津國管郡十二曰住吉曰東生曰西成
曰島上曰島下曰豐島曰河邊曰武庫曰有馬曰菟原

曰矢田曰能勢宋史作畿內五州共統五十三郡今爲五十五郡則後來所增置也此書所分門類前後參差凡例云氏族附見祥異其編排之意殊不可解惟徵引其國人撰著之書頗爲賅博辨譌覈實具見苦心卽如氏族門先載受姓之始復擇其顯者人系小傳固足備其國之文獻矣宋史載裔然姓藤原據此書則藤原實爲后族明史云國主世以王爲姓又載其國王爲源道義似乎王易爲源據此書則嵯峨天皇之子未封王者皆賜姓源至仁明天皇復舉行其例則源實爲國族明史載其國有征夷將軍源義滿而此書云源義滿世稱

名將又宋史載熙寧五年有僧城尋赴闕而此書亦言
成尋爲神宗所召見六年祈雨而驗其可與正史互證
者多類此惟所載秦人氏族如山田宿禰爲周靈王太
子晉之後淨村宿禰爲陳袁濤塗之後松野連爲吳王
夫差之後文宿禰爲漢高帝之後下村主爲漢光武之
後木津忌寸爲漢靈帝之後當宗忌寸爲漢獻帝之後
檜前村主爲齊王肥之後高村宿禰爲魯恭王之後廣
海連爲韓王信之後吉水連爲蓋寬饒之後筑紫史爲
陳思王之後常世連爲公孫淵之後幡文造爲魏文帝
之後牟佐村主爲吳大帝之後陽胡史爲隋煬帝之後

疑爲華人居日本者妄引遙遙華胄日本人莫能辨也
所載物產山城河內諸郡地皆宜麥宋史迺云土宜五
穀而少麥豈傳聞之過歟雜蒔花木之盛亞於中土明
詩綜載其使臣噍哩嘛哈詩曰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陽
春非夸詞矣日本多戰爭攘奪之事此書略存事蹟而
文詞蹇澀前後難以推究沿革歲月迄於慶長七年實
明之萬歷二十九年也庚戌秋從曉嵐尚書假觀此書
因識數語於卷末

書日本備圖後

圖爲難波陳人馬淵氏自葉菴所作難波者日本攝津國西成郡之川名或曰海濱數郡之總號也五畿之名與關祖衡輿地志同七道二島之名有可與宋史參考者今備錄之東海道十五國伊賀管四郡伊勢管十五郡志摩管二郡尾張管八郡參河管八郡遠江管十四郡駿河管七郡甲斐管四郡伊豆管三郡相模管八郡武藏管廿一郡安房管四郡上總管十一郡下總管十二郡常陸管十一郡宋史云東海道凡十四州蓋有上總而無下總也東山道八國邊江管十三郡美濃管十

八郡飛彈管四郡信濃管十郡上野管十四郡下野管
九郡陸奧管五十五郡出羽管十二郡國名與宋史同
唯邊江作通江飛彈作飛驒耳北陸道七國若狹管三
郡越前管十二郡加賀管四郡能登管四郡越中管四
郡越後管四郡佐渡管三郡宋史作狹此作若狹蓋後
來所加也五畿內志載延喜式云凡諸國部山陰道八
內郡里等名並用二字必取嘉名山陰道八
國丹波管六郡丹後管五郡但馬管八郡因幡管七郡
伯耆管六郡出雲管十郡石見管六郡隱伎管四郡宋
史丹後作丹彼但馬作徂馬餘俱同山陽道八國播磨
管十四郡美作管七郡備前管十六郡備中管九郡備

後管十四郡安藝管八郡周防管六郡長門管六郡宋
史厓磨作播磨美作作美竹其以山陽爲小陽則傳刻
之譌也南海道六國伊紀管七郡淡路管二郡阿波管
九郡讚岐管十一郡伊豫管十四郡土佐管七郡宋史
阿波作河波讚岐作讚耆餘俱同西海道九國筑前管
十五郡筑後管十郡豐前管八郡豐後管八郡肥前管
十一郡肥後管十四郡日向管五郡大隅管八郡薩摩
管十四郡宋史同其二島則壹岐封馬各管二郡宋史
有多祓島是爲三島今所無也合五畿七道二島共六
十八州二百二十八郡據并河永上書云養老年閒約

爲六十四州屢經沿革至宏仁中爲州六十六後陞壹
岐封馬二島爲州六十八州之名以定是六十八州之
名自宋初至明末無大更改唯統郡時有分合而明史
云五畿七道三島共一百十五州統五百八十七郡明
詩綜詩話云拓地八道六十六州六百一十三郡未審
據何時言之也壹岐島明史作臺岐亦傳寫之譌

書坊本偽斜川集後

蘇叔黨斜川集十卷絳雲樓書目有之徐巨源所謂千里致書求觀至寶也絳雲樓燬此書存沒無考張樸村云斜川集世或失傳以樸村久客玉峰徐氏而爲是言則傳是樓當未有斜川集也已丑子客燕中聞藏書家有斜川集刻本假而觀之則取劉龍洲詩而易以叔黨姓氏者按叔黨卒於靖康晁以道墓誌可證若龍洲往來諸公辛稼軒陸放翁孫燭湖皆南渡聞人後先年代不符舉其目即可辨其真僞而書賈乃敢互易姓名勇於欺人若此然則書賈所爲毋乃近於滑稽玩世乎自

宏治諸子妄言不讀唐以後書宋元人別集過而不行者幾及百載倦圃曹氏櫟下周氏收宋元文集於消沈漏奪之中以廣爲富以多相尚一時從風而靡其閒作僞相欺者容或有之子獨惜叔黨以名父之子終身禁錮晚得一官卒以身殉國事而遺集不克顯著於世至使書賈作僞本以欺人而或以此反致真本之失傳此可爲掩卷而太息者也天壤甚大有心人相繼而起安知不有得斜川集真本而收而寶之者況叔黨忠孝之言風雨鬼神猶將呵護而不忍其淹沒見聞固陋如子終不敢以世有僞本而遂疑真本之亡也好古之士其

愛龍洲也未必不如斜川書賈特震於大小坡之名而易劉以蘇所謂無識小人耳世之以僞相尚也久矣王逢年之外史徐燧之金鳳傳至今疑信相半此書幸以襲用龍洲之語故其辨易明設有妄男子撰一編以託諸斜川則幾於不可究詰雖然蘇門弟子諸集師授淵源莫不秩然有矩矱斜川集而果亡也斜川集而不亡也又何難辨其真僞哉

書龍洲集後

坊本龍洲集與曝書亭書目卷數符合當是足本書賈
惠龍洲之名不足取重於人也託之於蘇叔黨蓋龍洲
身後猶不爲人知如此南渡自和議旣成士大夫皆厭
厭無氣獨龍洲以布衣慷慨數歷兵閒不忘恢復之志
伏闕上書指陳無顧忌有國士之風生平爲朱子南軒
所許遊辛稼軒陳同甫之閒而終於潦倒同甫之晚遇
龍洲之不第殆南宋氣數爲之也讀其集感時撫事血
淚迸流如秋笳之淒烈如雄劍之戛鳴精悍之氣非同
時江湖諸子所及所謂言與行符者歟第二卷缺二字

第三卷缺七字第五卷缺一字第七卷有誤字第十卷
缺詩一首惜未得善本校之又清波雜志載龍洲二絕
句今集中無之或原本所無或書賈妄有刪竄未可臆
斷也已丑秋假觀於益都李進士芝晚旣卒業書以質
焉

書花王閣贍橐後

花王閣贍橐明紀厚齋先生所爲詩也先生生當萬歷之季而其詩頗似宋末谷音諸作豈氣運轉移有不期合而合者歟然谷音所錄諸人僅見數篇而先生遺詩掇拾於塵封蠹蝕之餘尚得薈薈成書亦可見文章精氣歷久不可磨滅矣內閣學士曉嵐先生爲先生元孫出示遺橐謹識數語於後

書胡封公遺卷後

夏邑胡曉山先生履素含章敷讚經訓河洛閒奉爲祭
酒屢受知於學使者尤爲大學士漳浦蔡公所推許願
數奇終躡棘闈鬱采潛耀式啟後昆今蘇州知府鑒泉
使君承庭告紬遺書昌煜世學用能倬化翊猷蔚宣治
效光顯於前施是則先生經世之學雖掩喑一時乎其
苞蘊所歸融耀演舒固迥且永矣余與鑒泉爲同年生
丙午春訪之於蘇州官署獲讀先生遺文暨漳浦蔡公
題識益信瓌章眞賞歷久彌彰若符冥契並以見鑒泉
之永思不置爲足風也卷軸藏弄迭保於雲仍尚其篤

念哉

書桂未谷家藏壽幃後

曲阜桂君未谷攜其曾祖述菴先生壽幃出示同志皆
康熙初名人贈言也中如李文貞杜肇余田山薑諸作
皆情辭相稱雖獻酬之作要非率爾操觚可想見盛時
士大夫之風雅矣歲丁酉余在杭州見許氏所藏朱提
酒器十餘事形製古雅有若容五升之觥者有若容三
升之觥者有若爵有若洗有若時氏所鎔素資者有若
西江藍色資者各鑿姓名於側曰湯斌孔伯曰徐乾學
原一曰杜臻肇余曰張英敦復曰朱阜卽山曰李振裕
維饒曰耿介逸菴餘多知名士觀其器知其人測其酒

戶之大小以湯文正爲最尊諸公詩酒流連雖瑣事亦可傳也庚子五月未谷招飲於翁覃溪學士齋中偶徵此事學士曰有壽幛不可無侑傷之具子盍記之因牽連書於後

書魯府君墓志銘後

魯侍御春田述其先贈公及太恭人之懿行請其族人樂廬撰墓志銘樂廬能古文爲志詳瞻有法余讀之輒淒然以悲贈公以孝行聞於鄉黨方其自閩中奉父入都豈不欲晨夕視膳不忍一日離哉迺以貧故遠遊不獲終事侍御又以畱侍大父不獲視含殮此孝子終身之隱痛而凡爲鮮民者所爲菀結酸楚不能卒讀者也余與侍御爲同歲生數相過從門庭如寒素知贈公暨太恭人之清德遠矣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惟侍御克篤念之哉

釋親廣義題詞

爾雅釋親一篇宗族母黨妻黨婚姻悉正其名名正而分定故儀禮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余撰爾雅正義備引白虎通義劉熙釋名與禮服傳相證明而於後世沿襲之譌偶推見其說未悉舉正也近見吾家芥山釋親廣義援古義以匡俗繆持論俱有根據殆所謂非古不道者歟芥山篤志經史之學此編其肇端矣

愛吾廬銘

有引

陶彭澤簡絜省曠舊巖家林寄情物外顧心好異書薄
身而厚志其詩曰我亦愛吾廬又曰時還讀我書心跡
既遠時就樹陰風案披展卷帙與素心人欣賞析疑此
吾廬所爲可愛也汪駕部詵菴篤志嗜古插架數萬卷
歲癸巳

詔徵遺書大吏繕進其家善本汪君復錄存其副以資
省覽顏其室曰愛吾殆與陶公有同好歟余好書而無
力將就廬假未見書償所願焉爰爲之銘曰

積書之巖津逮者稀我有眞愛萬卷紛披景卿呵護精

神貫之惠而推愛願奉一紙

劉忠介公像贊

有引

乾隆三十八年夏開四庫全書館四方大吏甄采書籍
進呈

上覽叢山劉子遺書嘉其立朝蹇諤致命遂志卓然爲
一代完人所撰經說及文集悉著錄

文淵閣四十年冬

詔表彰明末殉節諸臣

特賜諡曰忠介晉涵備員纂修官得先讀

溫諭具書於冊竊謂公之學本於意誠誠至則無不格
故能繫社稷之重折僉壬之心樹名義之防熄佛老之

下
餘雖遏抑於末季而百餘年後得邀

昭代

聖主之知語所云躬行有得者公實允蹈之矣晉涵少
慕公爲人長而頽廢不克承公之學今年秋見公遺像
悲感歔歔謹識贊語以伸平時景仰之私且以警余怠
焉其詞曰

夙齡私淑曰子劉子今展遺容與夢見似公宣道筦經
綸至誠功操慎獨睟面潤身羣小側目正色立朝立誠
爲幹屹不動搖居朝日少居鄉教授古社證人德言善
牖人譖聿傳紹聞興起後公百年忝公鄉里年逾四十

曾未聞道對公之容撫膺自悼公有定諭鄉曲非私立
廉振儒百世之師